

花信迟归

春日

■杨晓杰

望着—地的桃花,我感叹昨夜风雨的无情,将褪色的胭脂铺满家门前的天地。若是放在童年,我或许还会数上一数。是一瓣两瓣三四瓣,还是一朵两朵三四朵,我都数过。

春风吹开百花,也吹落百花。人生如同花儿,有花开的时候,也有花落的时候。花落也不尽然都是伤感,花落成泥,成为滋养生命的一部分。

在春日的早晨,手捧一卷书坐在桃树下、樱树下,有春风相伴,有春光相拥,有春花飘落,风携着香味,游走在书里,也游走在鼻尖,该有多么惬意。十几年前,我在念大学时,常常这样做。那些年里,偶有几片花瓣眷恋地夹在书中,成为多年后再次打开时的芬芳。现在的我,被忙碌裹挟着,没有这份闲暇的心思去欣赏,去细看那花儿。只能匆匆地走过,

哪怕是抬头闻之一二,也略显奢侈。

生活给予我的是快节奏,而我的心灵追求的是慢节奏。

母亲对于花草最是喜爱,家中并不大的天井里,她种植着二十几盆花卉。这些年母亲的腿脚虽不利索了,但也无法阻挡她那颗想去赏花的心。

周末,连绵的阴雨过后,迎来久违的晴朗。

春光下,母亲提议,想去外面赏花,还想拍一些照片,我便带着母亲去赏花。

母亲不喜太远的地方,来回太过费事,我们便去了附近的天明村。春日的江南村庄,正是踏青赏花的好时候。步入天明村,看到一条长达八十米的紫藤长廊。紫藤瀑布倾泻而下,给人一种梦幻般的唯美。我第一时间想到了作家宗璞的那篇《紫藤萝瀑布》,在我思索之际,母亲喊我给她拍上一两张美照,她要选择一张作为微信头像。

其实,母亲的微信里只有一个好友,

便是我。曾经母亲是不用微信的,后来听闻微信聊天是免费的,不必再浪费电话费,便让我教她如何使用。母亲学习使用微信已有两年多时间,她学会了视频聊天、发语音、发照片,但还未学会打字。一日,她见我更换了头像,便也想着自己拥有一个好看头像。

眼前这条紫藤长廊,我愿称它为“江南普罗旺斯”。我给母亲抓拍之时,边上时不时有游人经过。我走过去将拍好的照片给母亲看,母亲用她缠满胶带的手反复将照片放大。她看过之后,说我还是新闻学专业的,没她自己拍得好看,让我重新拍几张。有时候,我并不懂母亲的审美,只需依言给她多拍一些即可。

踩着青石砖,慢慢走过紫藤长廊,看到三两个孩童在追逐飘落的花瓣,也有一些年轻人在俯身轻嗅。往前走,便可看到戴着小麦帽子的花农坐在地上捌伤花卉。不远处是连片的智能大棚,我与

母亲走近了,看清里面绣球花、百合花、郁金香等几百种花卉争奇斗艳,而工人们正在忙着将这些含苞的花卉装箱。

母亲好奇地询问:“村子里一年能卖多少花?”一位身着蓝色工作服的花农告诉母亲:“村子一年能卖两百多万盆花卉,年产值接近三亿元,订单从长三角排到北方。”没有上过几年学的母亲对于两百多万盆到底有多少并不清楚,但这些花若是连起来,恐怕足以铺满村庄的道路,那该是多么美的花径。

我与母亲往村子深处走,不少家庭都建了小洋楼,院子里停着小轿车,但仔细看,里面仍保留着一畦花圃,这大概是刻在骨子里的田园情结吧。

走到村委会旁的桃花树下,母亲坐在石头上休息,淡粉色的花瓣随着春风飘落,在她布满银丝的发间,我趁此悄悄为她拍了张照片。

暮色下,我与母亲携着落英,缓缓离开。

■陈予

春天来得极其苦痛,她承载了一年的霜冻,融冰,经历了三个季节的气候骤变,所以来得极其孱弱而有力量。

春天来得出其不意,在南方人一声声潮湿的抱怨中,在看不见的伞的外部,树和花悄悄冒芽,春天也许还是病痛的,在很多声咳嗽中,笋才冒了尖儿。

新的一年有很多新人出现,也有很多旧人不知不觉走远。想起去年的这个时候,我在高中的校园里因为考试烦恼,因为青涩的友谊烦恼,因为早起和春困烦恼。转眼间我踏入大学生活,时间变得十分充裕,但是我似乎并没有得到舒展,反而越来越单薄。

大部分时间,我把心力花在写作上。我善于依靠经验把很多意象联结起来,形成近乎我实际生活的画面。有读者夸赞其美或者我的文字艺术之高超,实际上,只有我明白,这只不过是我干枯的生命在无病呻吟。上半年我写了近百首诗歌,些许被称赞,些许被认为残缺,还有一些,无人问津。完成任务式地大量书写,几乎快把我的生活榨干了,或者说,我把生活与写作的关系倒置了。

“当我停止取悦自己,正是爱自己的开始。”一个最迷茫的傍晚,朋友分享给我塔可夫斯基的这段话,我始终云里雾里,调侃说自己“才刚刚停止取悦别人”。接着她分享了一首秋天散步写的诗歌,关于菊花展,总共才十来个字,短得可怜。我读来没有什么美感也毫无新奇,和她出众的诗歌天赋比,这首诗简直可以被除名,她却说,这首诗歌极其美丽,她十分喜欢。

美丽来源于生活,喜欢来自真诚和不矫饰。她说,曾经她也觉得文学高于生活,于是文字就会展现出傲慢和极其不易近。对自我的真实,在创作中特别难,然而最终的解法只有一个,那就是——回到生活中去。文字兴盛以后,就被某种繁杂主义缠身,人们崇尚美的奇幻,还有复杂的绚烂,喜欢隐喻,喜欢描写,其实白描才最接近生活本身。

海量信息令人浮躁,少有人能安静下来,在一个普通的春日读一本书。很多时候,我们依靠“感觉”,善于思考和总结规律,又在午夜暗自神伤:为什么我不快乐?为什么快乐变得这么难?是我们物质条件好了,幸福的阈值在上升?抑或大环境压力下,我们的神经变得更加敏感脆弱?我始终无法找到生活的规律,有时是很多质疑,大多时候面临不理解,一二老友的支持又略显单薄,我总是在起伏起伏的生活里寻找存在的意义。因此,我的生活如此狭窄和干涩。

然而我确信,只有让生活美起来,文字才能跟着舞动。里尔克说:“如果春天要来,大地会使它一点点完成。”在这个过程中,好好地忍耐,不要沮丧,也许顺着生活和四季的节律去成长,也是美的一种。

让开花的开花,落叶的落叶,让该哭的哭,想笑的笑,放任它们行走。不扰动春天——是最大的自由主义。

今天,我在春天写下第一篇文章,并且真真实实地回到季节、生命中央,既不联想也不延伸,我想这就是生活和写作的最大意义。不依靠某种驱动,仅仅是本能。

“计算”之外

■张平

周日晚上九点,我做好了睡前准备,正打算爬上床铺。一个室友忽然提出想吃火锅,并向我们发出了邀请。另外两名室友欣然应允,而我却在内心快速地进行着“计算”:明天计划早起去图书馆,今天晚上必须早睡,若答应赴约,既定的计划必然会被打乱。于是,即使心底泛起向往,我还是理性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。

室友们出门后,寝室复归宁静。我躺在床上,有点犹豫,也有点后悔。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决定;我却在反复思索这个决定是否正确。也正是在那一刻,我猛然意识到,自己似乎一直生活在如此这般的“计算”中——不是“计算”这件事的效率,就是“计算”那件事的功用,即便违背了内心最真实的渴望,也要服从那个经过精密“计算”而得出的“最优解”。社会学将这种以效率和功用为最大导向的思维模式称作“功利主义”。我曾批判它过于强调结果和意义,使人异化为单向度的存在。直到此刻我才惊觉,我所批判的,恰恰也是我长久以来不断实践的。

我习惯在一天结束时追问自己今天的学习是否高效,也总是在读完一本书、看完一部电影后追问自己从中收获了什么。似乎在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里,我都沉浸于这种对于效率和意义的精密“计算”中。一旦“计算”的结果不及预期,焦虑和自我批判便会随之而来。而这种长期的自我审判,不仅无法带给我真正的成就感,反而不断消耗着我的心力。于是我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悖论中:一方面,我渴求意义;另一方面,我又被意义的“计算”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我不禁开始思考:意义究竟是什么?有意义和无意义的界限在哪里?意义真的可以被“计算”吗?

或许,我总是急于“计算”某件事的意义,却忘了意义本身。有时候,我们阅读不一定是为了捉住什么思想的灵光,而只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平静;观影也不是一定要总结出什么人生道理,它可以只是让疲惫的身体和灵魂得到片刻的休息。我们并不否认,生命需要意义,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追寻某种意义。但真正支撑我们持续前行的,或许正是那些不需要“计算”意义的事。通过那些看似无意义的事,我们积攒了平静、快乐和再次出发的勇气。

想清楚这一点后,我试着对自己的生活作出一些区分,在学业和工作中,适度的“功利主义”也无妨,毕竟这些领域本就强调高效;但在除此之外的生活中,在那些独属于我的时刻,允许自己做一些不“计算”任何意义的事情,允许时间在不被“计算”的状态下任意流动。

世界如此广阔,请不要把自己困在意义“计算”的角落。

照片走过的深情

■王文婷

从客厅柜子里那本红色绒面的相册中,一张旧照顺着我的指缝滑落。

照片里是一位少女。她站在老宿舍楼的走廊尽头,斑驳的墙壁映着千禧年特有的蓝色窗玻璃。碎花裙轻扬,长发松散垂落,一缕刘海轻拂额前。她迎着镜头粲然一笑,午后的暖阳斜漫过窗台,为她的脸庞镀上一层绒絮般柔和的光晕,眉眼清亮,满是未经世事的青涩与明媚。

这是我的……母亲?眉眼轮廓那般熟悉,可那份少女独有的灵动与纯粹,却与我记忆中的模样截然不同,恍惚间竟有些陌生。记忆里的她,乌发早已悄然染霜,眼角细纹随随意舒展,如被岁月吹皱的湖水,写满了操劳与烟火。

翻过照片,背面一行淡蓝色圆珠笔字迹已然模糊:“2000年春,宿舍。”那一年,母亲不过二十出头,正值我如今的年纪。心头骤然一怔——原来她也曾栖身于拥挤的宿舍,也曾为一句玩笑开怀大

笑,也曾拥有过这般无忧无虑的时光。可在我长久的认知里,她仿佛生来便是母亲,生来便带着一身操劳,生来就为我撑起一片天地。

继续翻阅,时光的画卷徐徐铺展。身着婚纱的她挽着父亲,眉眼尽是幸福;轻抚隆起的小腹,眼底藏着初为人母的欢喜;抱着襁褓中满月的我,脸上带着产后的温柔浮肿;弯腰牵着蹒跚学步的我,步履小心翼翼;伫立在小学校门口,细心为我整理衣领……渐渐地,属于母亲的身影变少,而我的照片却占满了相册:舞台上起舞的、操场上奔跑的、春游里欢笑,的每一张都被仔细保存,背面工工整整标注着日期与地点,藏着她无声的偏爱。

翻至末页,目光陡然停滞。手指微颤着取出那张照片,背后字迹清晰有力:“2021年秋,婷儿去了新学校,万事皆安。”画面里,我背着新书包,只留给镜头一个踏入高中校门的背影。凝视着这行字,思绪瞬间被拉回那个中考放分的夏夜。

出分那天,是在六月的一个夜晚。

当几个鲜红的数字突然跃至眼前,总分比往常的水平少了将近三分之一,那些名次似乎都变得遥不可及。崩溃猝不及防袭来,我愣怔片刻,便失声痛哭。母亲未曾多言,只是紧紧将我拥入怀中,伴着我默默落泪。

此后数日,我深陷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难以自拔,终日郁郁,泪湿衣襟。母亲却未曾停歇,带着我奔走于一所所高中,四处询问打听,只为替我抓住一丝靠近理想的希望。直至那所重高的主任说出我“有九成把握录取”时,她强撑许久的镇定终于崩塌,努力克制着颤抖的肩头,拭去滑落的泪水,哽咽着向主任道谢:“我女儿很乖,真的很努力,家里满墙都是她贴的背诵便签……”那句“我终于能睡个好觉了”,伴着压抑的哭声,深深烙在我心底。原来我眼中永远坚强从容的母亲,也会为我展露这般脆弱却滚烫的模样;原来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,待我熟睡后,她仍在为我的遗憾四处奔波,忧心忡忡。她在无数个为我操劳的日夜中,慢慢收起了自己的青春芳华,褪去了

少女的明媚无忧。

那天吃饭时,我终于忍不住问她:“妈,你怎么不给自己拍照了?”

母亲微微一怔,随即淡然一笑:“都一把年纪了,拍出来不好看。”

我低头扒着碗里的饭,鼻尖骤然发酸。那个在宿舍里笑靥如花的少女,那个爱美爱拍照的姑娘,究竟是从何时起,将自己的青春悄悄封存进泛黄相册,把所有目光与温柔,都悉数投向了?

原来,我是那个偷走她时光的贼。

我掏出手机,点开相机,走向正在洗碗的母亲。

“妈,我们拍张合照吧。”

她回头摆手,带着几分局促:“一身油烟味,拍什么呢。”

我上前轻轻揽住她的肩,执意举起手机。镜头里,母亲慌忙拢了拢头发,扯了扯衣角,最终,对着镜头露出了温柔的笑容。

这一次,我想把时光还给她,把镜头重新对准她,再也不会将她遗忘在岁月深处。

鸿门宴上,那个“受伤”的人

■陶奕宸

经历过高中学习的朋友们,应该对“曹无伤”这个名字不会陌生。在《鸿门宴》一课中,曹无伤作为一个“配角”在文章开头登场,拉开了这场流传千古的宴会的序幕,又在文章结尾复现,使整篇课文变得首尾相衔,结构圆融。

然而,虽然使整篇文章“首尾呼应”,但曹无伤又是众多人物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。一方面,他在文中所占篇幅不多(只有三句),且以近乎“反派”的面目出现;另一方面,比起“以勇自恃、以义自许”的项羽,能屈能伸乃至显得有些油滑的刘邦,忠贞不渝、足智多谋的张良,洞察世事却无力回天的范增,勇武过人、粗中有细的樊哙,甚至比起同样身为“二五仔”的项伯,曹无伤都显得那么卑微,那么渺小,那么不足挂齿。曹无伤不像张良和范增那样神机妙算,也不像樊哙

和项伯那样与领导关系密切,似乎一如当今社会中许多默默无闻的打工人。我们难以想象,这样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一步步地走到“左司马”的位置,付出了多少努力。

在《鸿门宴》中,曹无伤的第一次出现是在故事的开头:“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:‘沛公欲王关中,使子婴为相,珍宝尽有之。’”倘若对这段话进行细读,我们会发现曹无伤事实上是个很“有才”的人——他只用了简短的三句话,就能有效地激起项羽的愤怒。首先,刘项二人早先与怀王有约:“先入定关中者王之。”按照这个约定,刘邦在法理上似乎确实能够获取“关中王”的封号,但问题就出在“欲”字上。刘邦之“欲”,说明他羽翼渐丰,甚至不把项羽放在眼里;其次,项羽一家乃至整个楚国,都与秦国有着血海深仇,而刘邦身为楚军将领,竟试图以“子婴为相”;最后,刘邦贪图珍

宝与美色无可厚非,但“尽有之”显然已经超过项羽的容忍限度。如此三箭齐发,项羽的怒火就像“阿基琉斯之怒”一样被点燃,立刻准备“旦日飨士卒,为击破沛公军”。匹夫一怒尚且“血溅五步”,何况霸王乎?

可惜的是,曹无伤低估了刘邦的机变,也低估了项羽的率真。从这个角度看,曹无伤的第一次出现堪称“闪亮登场”,他的三句话就像三支锋利的羽矢射向刘邦,让人猝不及防。然而,等到他下一次出现,就是项羽脱口而出的抛弃:“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。”再下一次出现,就只有冷冰冰的一行字:“沛公至军,立诛杀曹无伤。”

从姓名看,曹无伤的父母似乎是希望他能“苟全性命于乱世”,毫发无伤地度过秦末乱局,但却在冥冥中一语成谶——曹无伤恰恰是鸿门宴中最“受伤”的一个。从古至今,不少文人都将曹无伤和项伯

类比,还有人称项伯为“楚之曹无伤”。诚然,项伯的行为与曹无伤很相像,但二人的结局却迥然不同。项伯是项羽的叔父,在鸿门宴上与项羽同席。对于重情重义的项羽来说,假以时日夺取天下,难道会亏待自己的叔父吗?虽然在汉朝建立后,项伯得以善终,甚至被刘邦赐名为“刘雍”,封射阳侯,但其所作所为却在千百年来为人所不齿。可以说,不仅曹无伤是短视的,项伯也是。不同的是,前者因此身死,后者则在机缘巧合下苟全于世;相同的是,他们都以“叛徒”的身份出现在后人面前。

在这个意义上,他们都是在乱世中摸索前行的小人物,却意外地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:一个在黑暗中摸到绳索,逃出生天;另一个则在虚空中一脚踏空,坠入深渊。当时代的铁蹄卷沙而过,有多少普通人来不及作出反应,就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?



晚灯映花正开 傅家音画